江漢集 四

序

江漢集卷之七目錄

序

江漢集卷之七

序

贈尹聖範得敍序

知十二律之所以協然後樂府可述也三百篇皆有歌譜於周南則不惟關雎葛覃卷耳中於無射也於召南則不惟鵲巢采蘩采蘋中於無射也於小雅則不惟鹿鳴四牡魚麗皇皇者華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中於黃鐘也國風雅頌不協於律者幾希矣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此周頌協於律也然騶虞也伐檀也文王也白駒也未嘗不朱絃而

疏越壹倡而三歎也惡可謂不協於律邪夫國風二雅之瑟猶清廟之瑟也一人倡之三人從而歎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無不合也是故不協十二律而爲樂府者未之有也及後世樂府寖廢而詩譜多逸不傳鄉飲酒鄉射燕禮所歌者周南三篇召南三篇小雅六篇見於譜如騶虞伐檀文王白駒不見於譜自邶以下十三國篇章雖存而工師莫之協律故詩道日益大壞不與夫宮商之妙相流通其作者不過摹倣而已矣其歌者不過諷誦而已矣曾不知黃鐘大呂之所由合可勝歎哉尹君聖範善爲詩嘗作樂府

二十篇欲學雅頌然樂府不中於宮不中於商奚在其學雅頌也吾聞之司馬相如爲樂府先論律呂以合之聖範如通十二律則樂府庶可述矣

贈李獻可獻輔序

古之聖人於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其爲教可謂備矣明不足者教之以智之事焉愛不足者教之以仁之事焉哲之不足者教之以聖之事焉方之不足者教之以義之事焉恕之不足者教之以忠之事焉溫之不足者教之以和之事焉故周官曰智仁聖義忠和是也夫公卿大夫元士之衆子皆可爲學而聖人

必教其適子何哉公之適子世爲公苟不學焉則公不得其人矣卿之適子世爲卿苟不學焉則卿不得其人矣大夫之適子世爲大夫苟不學焉則大夫不得其人矣元士之適子世爲元士苟不學焉則元士不得其人矣公卿大夫元士不得其人而天下國家不亂且亡者未之有也是故聖人於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汲汲焉教而成之非爲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爲天下國家而已矣至於後世上不教下不學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所謀者榮名利祿也所能者傾陷爭奪也然而世世爲公

卿大夫元士執國之命斷國之論其不爲穿窬之盜者幾希矣天下國家惡得而不亂且亡也李君獻可志淵而氣清容端而辭恭自其曾祖文貞公篤於經術世所謂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能修行如獻可者吾未始見也然獻可如不殭學則安能昭明大道以自遠於驕敖也傳曰無法家拂士國恒亡文貞公餘教未泯而獻可又能殭學是法家有拂士也進於朝爲公卿大夫則吾知國家之必不亡也

送金副使 龍慶 入燕序

宋之有商先王廟自微子始後七世至戴公時其大

夫正考父從周大師得商頌十二篇以爲廟樂及宋襄下其七篇故商頌登歌之詩存者五篇盖祀湯九獻既成鐘鼓交作而羽舞陳於庭中那是也祀之日湯孫夙戒載其清酤進其和羮烈祖是也湯始受命四海來格其疆土芒芒而廣玄鳥是也湯齊聖敷政寛裕覆下國如旒之垂而下國皆上綴之爲其旒焉長發是也高宗撻然用大武奮伐蠻荆赫赫之聲濯濯之靈震於四方殷武是也商先王自湯以下號爲賢聖者亦多矣故傳曰賢聖之君六七作此之謂也今商頌五篇所載不足以形容六七賢聖之德然湯

高宗嘗禘之樂粗備使七篇又不亡焉則商頌又益備矣始正考父之求商頌也周大師去商未遠此十二篇之所以傳也至於後世則商頌皆無存者七篇雖亡不可得而復完也今 國家有 先帝壇而工不奏 明樂章豈 明樂章放失磨滅而大師莫能傳耶抑今之大夫不若正考父之求商頌耶夫商頌於十二篇亡其七猶可悲也況 明樂章初未有一篇傳者則其悲可勝道哉副使金公入燕都將行景源曰 先帝命將出師揚 中國之威逐彊寇覆露下國與商之先王無以異焉 國家爲壇祀 先帝

鐘鼓羽籥笙磬干戚靡不畢陳與宋之微子無以異焉今公入燕如從大師求 明樂章則大師去 明未遠必能傳之 明樂章由公而傳則公名顯於百世必不在正考父下矣夫魯與宋皆諸侯也魯祀后稷作閟宮頌以歌之宋祀成湯何必歌商頌十二篇爲也然商頌天子之樂也商室旣亡則宋侯祠商先王用天子之樂亦可也今公誠得 明樂章奏于
皇壇則卿士無不肅然如復聞 先帝德音孰謂
明樂章不及商頌十二篇邪

送鄭義州益河觀察嶺南序

景源少讀鴟鴞詩悲周公新造王室羽未嘗不譙譙也尾未嘗不翛翛也而卒爲武庚所毁也然周公旣滅武庚遷殷士於下都而爲之訓有師之道焉有保之道焉將矯揉殷士之性而化之邪及讀君陳見成王垂拱於上而君陳謀猷於下有制矣不傷其和有忍矣不用其威使殷士無不從化皆由於周公之訓也自殷士親比王室三十年至康王時風俗旣變而康王猶慮殷士之不可馴也又命畢公尹下都不剛不柔然後善者有所勸而惡者有所畏保釐之功始成矣故君陳不得周公不足以幾於前也不得畢公

不足以閑於後也今嶺南猶周下都也其人士樸愚敖僻侮先賢陵有德世守橫議而莫之改 朝廷嘗命觀察使變其風俗而觀察使主乎法者一於猛主乎恩者一於寬雖欲與周公君陳畢公比其可得邪夫先賢者民之所尊也有德者民之所敬也而人士侮之陵之幾何其不敗天常也於是因之而不赦放之而不宥雖曰遷善猶不恕也此所謂一於猛也彼侮先賢赦之曰非其罪也彼陵有德宥之曰非其罪也於是禮之而迎于賓階之上彼爲惡雖敗天常猶不責也此所謂一於寬也其亦異乎周公君陳畢公

之政矣夫君子之於民也法非不嚴也令非不肅也而仁道在其中矣植之欲茁撫之欲馴感之通之欲其化故其爲政無愛也無惡也順民之情而已矣民欲去之則申其法非惡之也民欲釋之則申其恩非愛之也苟不酌其罪之大小而皆流之不權其罰之輕重而皆鐲之是政之不均也政之不均豈周公君陳畢公之謂哉延日鄭公自州尹爲觀察使受嶺南保釐之命卿大夫皆爲 朝廷賀得人也然嶺南溺於橫議觀察使不善保釐則嶺南必不服也召誥曰王之讎民讎之何也武庚之亂殷士助之以危王室

故召公謂之肆民明大義也及營下都命之攻位而無所別示任使之公天下也召公無保釐之責而猶如此況有其責者邪明大義則民不犯公天下則民不怨不猛而捄不寬而驩盖在是爾自古横議爲民害戾於鴟鴞雖百世終不之熄者由人心之難馴也然公以保釐之道馴嶺南如馴殷士而嶺南不心服者景源不信也

送李參議亮臣之任三和序

景源始爲童子時從李獻輔獻可游獻可與吾同年生獻可大人參議公與吾先人同年生兩家父子同

年生時節往來問起居跪拜尊讓甚相好也及景源居先人憂旣三年而獻可亡公見景源纍然而孤未嘗不閔景源之窮也景源見公煢然而獨未嘗不閔公之窮也今年秋公以參議守三和 王朝之士大夫皆爲公憂況景源之於公相好如此其久也相閔如此其深也則公之行安得無憂哉然景源之所以憂公者不在於未反之前而在於旣歸之後自古君子居可仕之時而去焉者吾知其不可也居可去之時而仕焉者吾知其不可也今公自視今之時爲可仕邪爲可去邪獻可始成進士也知當世之不可仕

遂築室靈芝之陽卒不肯應有司擧公亦許之今之時比諸獻可未亡時又何如也烝民之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使獻可居今之時爲公憂則其心必皇皇然恐不得與公偕隱也夫行者誠可憂而歸者誠可樂也景源於公獨不然者公之憂在外則淺而小在內則深而大故也然吾聞君子之道必成已以成其子由獻可之賢以求其所自則於公也又奚憂焉公之歸如能棄官而終老靈芝之陽則景源請操几杖以從之

送尹景平心衡序

聖人之情見於易易之爲道有剛焉有柔焉柔之承
剛小人之福也然聖人之所以爲憂者盖在於剛柔
之交故姤之彖曰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剥之彖曰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方一陰
始遇之時取而爲配以長其氣故柔道自姤而進至
於五陰而爲剥柔進于陽變剛爲柔也初六曰剥牀
以足變於下也六二曰剥牀以辨變於上也六四曰
剥牀以膚變於身也自足始變而上下無不變焉是
君子變爲小人也然一陰不成其姤則五陰不成其
剥金柅所繫又焉有蔑貞之凶切近之災乎小人猶

豕也人見其羸未嘗不惻然而傷也及其蹢躅必負塗而不可止小人猶鬼也載之於一車之中若有若无莫之測焉先張其弧後說之終不可得而射之小人猶女也闚觀於外不得其貞旣與之媾見金夫不有其身亦可醜也故聖人嫉之也深唯恐君子之與合也剝之象曰剝之無咎失上下也失上下者遠於陰也此所謂聖人之情歟尹公景平以弘文館校理出補寶城卿大夫皆閔其衰而惜其貶也然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尹公以陽居於上衆陰仰之如碩果焉吾將見陽氣浸長不七日而來復也小

人雖求不剥廬其可得乎節之彖曰剛柔分剛柔分
然後陰陽得其中矣尹公居剥而獨守旡咎之道則
剛柔可得而分也夫柔變於剛則可也剛變於柔則
不可也尹公之道爲碩果五陰交剥而陽氣盎然復
生嗚呼孰能禦之邪

送李侍讀德重入燕序

聘賓禮也諸侯之大夫聘於天子天子待之以賔禮
聘於列國列國亦待之以賔禮未嘗以君臣之禮相
接也故賔入門三揖致命公左還北鄕而拜經曰公
當楣再拜此之謂也及禮賔賔降再拜公拜辭經曰

公降一等辭此之謂也賓私覿再拜送幣君拜辭經曰君降一等辭此之謂也古者大夫於其國自稱下臣然入於天子之國天子稱之以士士也者貴之之名也於列國稱之以子子也者尊之之名也貴之以士尊之以子雖主君亦賓事之不敢以臣妾畜之故其禮勞有束帛賄有束紡歸饔有加豆之實膳食有乘禽之獻饗燕有肆夏之奏皆所以致其恭敬示其尊讓宣其德義以盡其賓事之道也是以大夫雖齎以虎豹麋鹿之皮黼錦絢組之幣璧琮珪璋之玉聘於列國而不敢辭者賓禮達于天下也然周官曰遭

主國之喪不受饗食爲主國也故主國有君之喪而賓客受其饗食非禮也侍讀李君執賓禮入燕都景源曰天下無正統者九十年與主國之喪其君者未嘗異也今侍讀聘於燕都禮所謂七鼎之饗六簋之食皆不受然後可也且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故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賓客也今天下旣無正統則賓客不受饗食豈非愧厲中國哉

送吳伯玉 瑗 留守江華序

余嘗從吳公伯玉南公德哉由丹陽順流而下相與投壺於寒碧樓終夜洗爵縱飮之不知孰勝而孰不

勝也夫所謂投壷之禮將以習軍旅之事也故其爲
禮刻虎兕猛獸之形以爲中棘栢堅理之木以爲矢
魯薛應鼓之聲以爲節及旣投也取籌爲馬馬也者
軍旅之用也方賓主受矢設中進兩楹之間而投之
也賓黨居右主黨居左可謂有軍旅之容也魯令弟
子擊應鼓薛令弟子擊應鼓凡八籌投矢不釋歌貍
首而慶多馬可謂有軍旅之法也然則君子習軍旅
自投壷始也明矣伯玉畱守江華府修城郭治舟船
以講夫軍旅之事嗚呼徃時余三人之投壷也余馬
有時而不及伯玉之馬伯玉之馬亦有時而不及德

哉之馬然一馬從於二馬古之禮也余之馬從伯玉之馬而爲之三馬可也伯玉之馬從德哉之馬而爲之三馬亦可也豈謂一人專三馬而後爲賢哉江華爲府在大海洲島之中百餘年不見干戈伯玉旣至日爲詩以道其樂余與德哉如浮海復從伯玉爲投壺禮則安知德哉之籌不爲奇而伯玉與余之籌不爲純也樂師所歌貍首詩今雖不傳而伯玉旣好爲詩余與德哉皆和之傳于樂師亦貍首命歌之意也然後伯玉執一觴勸德哉飲又執一觴勸余飮余與德哉各執一觴勸伯玉飮擊應鼓以慶多馬則可謂

投壺之中有軍旅之事也不亦休哉

送李宜叔天輔案獄沃川序

聽之以辭可能也聽之以目難能也聽之以目雖不足以盡人之情其賢於以耳聽辭也遠矣夫獄者不患其辭之不能察而患其情之不能求也故君子察人之辭可以疚可以無疚則未嘗不求其情也然情有直有不直直者其辭也昌不直者其辭也詘直者其氣也舒不直者其氣也懼直者其目也端不直者其目也眊求之於辭而不得者求之於氣求之於氣而不得者求之於目是故聽獄以五聲求民之情而

目聽居其終焉豈非其直與不直先見於目非辭聽
氣聽之比者哉昔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治必以
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嗚呼君子與
其寬之不足曷若其察之不足也與其察之有餘曷
若其義之有餘也沃之諸生數十人有論死者觀察
使不敢自斷而請於 朝李公宜叔以弘文館校理
充御史承 命案獄自 朝廷大臣以下皆曰諸生
法當死公不忍焉夫孺子蹈烈火之中日夜望慈母
之來也而慈母不手援之使孺子竟死於火其可忍
乎公於諸生慈母也諸生日夜望公之來公雖欲不

手援之彼冤狀皆達于目而不可掩也晉公王祐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今諸生與符彥卿未嘗異也公如能明其無罪則公庭不植三槐而槐陰必滿庭矣又何待於後世哉

送金士廸漢喆之任東萊序

金侯士廸以承政院右副承旨知東萊府從景源問句股法景源曰九數之學出於六藝而句股最爲微妙夫均輸盈朒商功方程皆足以知形之斜直物之多寡而山谿高深廣遠非句股則莫之測也故其法

始立一弦一弦窮則立一表一表窮則立重表句股之變無窮也士廸純質好六藝出守于萊欲將求句股之法隔大海而望日本也夫日本距東萊府誠遠矣景源不知天神山城郭幾雉聖母祠橘柚幾樹冷泉津樓臺幾丈市幾廛橋幾尺然士廸如執句股自東萊望天神山一弦足矣自天神望聖母祠一表足矣自聖母望冷泉津重表足矣一弦之所不能通者起一表然後山川可得而知也一表之所不能通者起重表然後情形可得而知也是士廸不涉大海而日本山川情形皆可知也然吾聞天地萬物莫不有

已然之故苟因其故而求之則高明無所不極而廣大無所不致也故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夫天也日也星辰也誠可謂高且遠矣而其理猶可得焉況鄰國山川情形豈有不得其詳者邪今士廸如求其故則日本山川情形亦可以坐而料之又奚用句股爲哉

送李侍讀台重入燕序

詩書之於火師儒弟子之於坑誠可謂秦有罪矣而其禍不若今人變亂古經迷溺人心之爲烈也今燕中學士大夫未嘗不表章詩書而慕悅師儒弟子也

然古經分離脫爛甚於火人心墊陷甚於坑豈獨罪
秦哉夫秦之所火燒者簡冊而止耳坑殺者學士四
百而止耳及其久也言詩者出於蘭陵言書者出於
濟南洛陽不燒之經與不坑之儒偏於天下秦亦不
得而盡除之也世之君子好令人亂經之言而莫之
悟甚矣人心之墊陷也凡後世所編之書誠陋矣雖
使今人得先賢不傳之學而著于篇固不可以比於
先賢也况割裂古經之文易其先後變其始終其不
悖於聖人者幾希矣故君子欲尊聖人必信道其於
經也不以詖行亂微言於傳也不以邪說亂古文於

訓詁也不以淫辭亂大義也惡可以今人之書亂聖學邪古者聖人明中正仁義之道以爲經一氣所形分之爲陰陽運之爲寒暑峙之爲泰華濬之爲江漢文之爲黼黻珪璋和之爲鍾鼓管磬折中乎性命昭晣乎精微亘百世而有傳矣秦雖能燒除詩書坑殺其師儒弟子而聖人所明之道納之於猛火之中而不爛寘之於深坑之下而不堙嗚呼今人之所爲書多見其悖也仲尼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然今人敢爲異說而不知聖人之言之爲可畏也侍讀李公以書狀官入燕中中國之書近道

者不爲不多何必取今人異說而傳於世耶夫仲尼子思孟子之書皆爲今人所割裂是仲尼子思孟子無窮之辱也今景源於公之行請無取今人之書者豈有他哉尊仲尼子思孟子而已矣故爲之序以贈焉

送鄭副使亨復入燕序

副使鄭公西之燕將行景源爲公言曰自古使介有齎貨而市於他國者乎無也禮國君與卿圖事遂命使介宰書幣宰夫官具具使介之所宜齎也非具貨也故使介南適越國可幾千里必齎以幾月之資北

適燕國可幾千里必齎以幾月之資記所稱旣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此之謂也夫買賣者大市爲質小市爲劑平其肆而阜其利展其成而斂其賄是所謂商賈之事也非使介之事也周官曰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明使介唯齎玉帛而無餘貨也故曰多貨則傷于德是也夫君子適於他國九寸之圭三采之繅猶足以布其仁信而章其禮也烏可與他國之人陳貨爲市以傷其昭明之德乎皇皇者華之卒章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言咨詢使介之務也有如使介不咨詢使介之務而咨詢

商賈之事亦見其趾也今國中絺紵絮帛足以爲服粟米麥菽足以爲食鐵冶之饒足以成器銀幣之利足以致用又何必齎貨千里市他國之物哉今公之行旣具齎可資幾月誠宜禁使介私幣無得市燕都之物雖醫藥卜筮星曆山經地志百家之書不許賈買犯者抵罪其歸也使介肅然無一物之敢市者然後燕人服其清矣

送尹吉州鳳五序

文教治於內武衛治於外此夏禹綏服之制也盖揖讓之儀升降之容絃誦之聲自族閭達于郊遂其風

俗無不同也故中和祗庸孝友之德立而冕弁鞸紳簠簋俎豆之禮成不出塾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明三百里無非文教也其簡徒也肄之以苗狩蒐獮之法其狗陳也教之以坐作進退馳驟之節其行師也示之以塵埃水澤車騎摯獸之警二百里無非武衛也然邊徼州縣之吏上文教不修武衛使戰士稅其介胄棄其弓矢冠委貌之冠端行磬折佩玉於戎馬之地鳴和鸞於振鐸之下銜枚之中則夏禹綏服之制惡在其治於外也今 國家咸關以北近於邊徼而觀察兵馬評事與其牧守章文教

以開人士人士之爲弟子者甚多自咸關至于六鎮千餘里鼓篋相望不知邊徼有金革之虞桴鼓之警也坡平尹公由弘文館校理出牧吉州公文儒也自其兄爲學者師而公又正直有道藝北方人士聞公之風必執贄而請爲弟子也夫聖人文明之化漸之也深被之也廣暨之也遠雖窮髮萬里之外皆可以絃歌揖讓也豈徒綏服三百里納於文教哉然自綏服抵夷境又三百里非武衛不可禦也今尹公如教人士修武衛以鎮北方則聖人治外之術其在是歟

贈宋晦可 明欽 序

古之君子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有見行可之仕是三者皆謂之仕而所遇各有異焉子思仕魯與仲尼從政之時亦不同矣蓋仲尼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然繆公亟見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於繆公不可謂際可之仕也繆公亟餽以鼎肉子思不悅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子思之於繆公不可謂公養之仕也繆公之時子思爲臣繆公無人乎

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其尊敬也盖至矣而子思
終不苟容于思之於繆公不可謂見行可之仕也夫
靈公孝公桓子不足以知仲尼也而繆公不及靈公
孝公桓子則子思之不見知也宜矣其可仕邪然伊
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故相湯以王天
下其仕也非際可也非公養也非見行可也自任以
天下之重而已矣宋子晦可聘於　朝禮貌未衰是
際可也廩人足以繼粟庖人足以繼肉是公養也將
行其言是見行可也則其義固可仕也然而不仕人

將曰晦可不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可不惜哉

贈申成甫部序

士之去就協於中者寡矣天下有道則富貴不倍於中天下無道則貧賤不倍於中故中者必權於時時可以就而不就之是過之也時可以去而不去之是不及也堯舜之時益稷夔龍契垂皐陶得聖人而爲之君位列九官無過也無不及也獨許由逃隱箕山非中道也及周之興周公召公太公閎天泰顚虢叔散宜生南宮括亦得聖人而爲之君德洽四海無過也無不及也獨伯夷餓死於首陽之下故孟子曰其

中非爾力也春秋之際季路仕衛宰我仕齊子夏仕魏子游子貢冉有仕魯或過焉或不及焉獨顔氏子居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孔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此之謂也其在兩漢張子房爲帝者師報韓之仇功旣成杜門不出非過也而封於留不辭何哉荀文若有王佐之才於子房無不及也而失身於曹操不足爲中道也獨諸葛孔明卧南陽草廬之中遇昭烈然後乃出能爲漢北征中原誠可謂中於中道也至唐之世房邢公杜蔡公溫虞公得公卿之位澤潤天下而

去就協於中道則未也獨李長源辭禁中乞歸衡山非過也而溺於黃老之言惡在其爲中道也當宋盛時韓魏公富鄭公文潞公呂申公司馬温公爲之輔相無過也無不及也獨邵堯夫處於洛幾三十年終不肯仕豈非過邪元入中國而許衡吳澄之徒爲之臣雖講明聖人之學而其亦倍於中道矣獨金吉父隱居仁山之下明道德不立元庭至死而不變於中道其庶幾乎　明有天下多賢人　高皇帝時有宋文憲公　宣宗時有楊士奇及楊榮楊溥　孝宗時有劉文靖公謝文正公得其君而又得其位無過也

無不及也獨陳中行守高節隱居建康授翰林學士者三皆固辭何其過也今天下又易正朔余友人申君成甫秉中道不赴貢舉豈中國非古之時雖海隅閭巷之士義不可仕者邪將好隱遁不求知於當世者邪將不忘 明室之恩避世而自潔者邪成甫之志亦悲矣乃爲之序贈成甫使守其志無自失於中道焉

送宋士能 能相 序

朱子之學得其傳而天下不淸者未之有也欲淸天下其可以不宗朱子邪然學者不知其所宗久矣公

大夫雖尊朱子而未甞講明道德以求其傳於是乎異言鑫起自象山陸子靜出而良知良能之學誕漫天下及 明之世王伯安又肆邪說不百年而海内亂惟許謙益之先生師金吉父金吉父師王會之王會之師何文定公文定公師黃直卿直卿之學出於朱子凡四傳而爲益之益之之後有河津薛瑄德温佐 英宗而預機務朱子之學爲之源也德温沒不得其傳而天下淪於邪說然學者如宗朱子則何憂天下之不復淸邪士能世居懷德縣文正先生宗朱子而得其傳誠所謂百世之師也士能生於文正之

家愷悌純明二十年修道不仕四方學者皆歸之異日士能不能得朱子之傳者吾不信也夫朱子之所以爲學者心而已不正其心而能修其身者鮮矣況能治其國乎不修其身而能治其國者鮮矣況能平天下乎故自朱子至于德温皆以心授于學者然則天下之本在於心也無疑矣吾聞文正以朱子正心之道佐　聖人欲將有以清天下惜乎未得成功也今士能慨然發憤將以明朱子之道使天下廓然而清然後學者稱之曰朱子之道有傳焉豈過也哉

送宋士行文欽之任文義序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夫割雞猶治小邑也孔子笑之喜子游之能治小邑也然吾聞子游之言曰子夏門人小子灑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本之則無如之何是知明德之爲本而不知灑埽應對進退之爲本也夫牛刀者明德之推也割雞者灑埽應對進退之推也子游之學以灑埽應對進退爲之末而牛刀乃反割雞何哉昔者孔子謂門人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於道也君子小人皆可學則於治也牛與雞皆可割也道無尊卑治無大小子游之學有所受矣顏淵稱夫子

循循然善誘人故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豈武城絃歌之治亦出於時雨之化歟七十弟子爲宰者盖不少矣而絃歌獨在武城則子游篤信聖人也明矣方其學也譏子夏門人小子而其政也能服膺孔子之教曾不以武城爲小也則子游其善變乎余友人宋君士行道問學自灑埽始故由郎官爲文義也亦不以文義爲小而欲章其教化焉吾將見四境之內絃歌日興也嗚呼牛刀其可以割一小雞而已耶且澹臺滅明武城之賢士也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子游之室故子游爲孔子言而自以爲得人也孔

子於絃歌之聲猶且莞爾而笑之況因子游得滅明則豈徒莞爾而笑也哉今士行志在得人則文義必有賢士如滅明者亦可以爲　朝廷用也於其行序以勗之

送李元靈麟祥序

景源友人李元靈喜畫山水日執筆揮灑不厭及爲察訪沙斤驛盡出其畫而焚之恐害於政也然畫山水與牧馬未嘗異也其爲山突然而高猶逸馬脫其鞅絆軒昂而特立其爲水派然而長猶奔馬舒耳揚鬛馳騁千里之外其爲古木倒垂於山巔猶卧馬寢

背曲骹而饑骨不勝其癯其爲陗巖爲怒石稜稜焉
錯出山中猶躍馬之飄忽鼓斷舞騣左足揚之右足
折之不可羈紲若乃巑岏㕒巘洲渚谿谷雲霞之光
煙雨之氣闔合百變而畫者各極其趣譬則衆馬延
布於丘陵川澤之間接頟相摩交鼻相嗅或飲或浴
或踶或齧而牧者能馴其性則不待王良而馭也元
靈敏達有材藝始拜察訪悉焚其所畫山水專心於
馬政而元靈胸中之畫終莫能焚也沙斤驛置在嶺
西智異之陽其連峰斷壁飛泉激湍皆可畫也元靈
執筆而望之則其心冥然而通宥然而凝機萌技動

必發於畫又安得而講馬政哉然他日觀於其馬逸者奔者臥者躍者尾無不細足無不齊淸靡疎勁柔澤閒遠是元靈畫法之妙見於馬政也景源嘗從元靈游徒愛其畫而不知其能牧馬也然元靈牧馬之政如其畫畫日益工則景源將賀元靈不出戶而馬馴也

送李副學昺輔之任成川序

延安李公以弘文館副提學出守成川爲景源言成之西沸流江上十二峰有玉之光而成人未之辨也余將採之爲雜佩子能言雜佩之制乎景源對曰玉

之爲物或圜或剡有温潤之仁剛廉之義誠可以象其仁義而施諸治也其去文飾有瑕瑜不揜之忠其通神明和萬方有孚尹旁達之信資其忠信亦足以使民說服也故君子之於玉也象其仁義資其忠信而反諸身必飾以珩璜琚瑀爲之雜佩令副學治成之民將觀於玉而移於政行仁義忠信之道如之何其不設雜佩也雜佩之制有組綬其聲也左中徵角右中宮羽鏘如也故傳曰玉不去身此之謂也古之君子修仁義爲之珩璜主忠信爲之琚瑀固無待於蒼玄之玉緼純之組也然副學知成之玉有德美也

以錯治之將爲佩設於左右使戍之人體温潤剛廉之性而服其瑕瑜之實乎尹之章豈不懿哉景源聞之韋成武治劍南也能行惠政有飛虹自空而下精華之所感也今副學爲政於戍將見沸流十二峰有氣煇然如白虹者非玉之光也惠政成而精華外見也

送金檢詳 文行 入燕序

玉田縣西北有錦屛山其諸峰聯亘百里望之隆然而高者 毅宗皇帝之所葬也 殿三楹下建 明樓上築寶城其石獸無騅無象無麒麟槖駞獅豸獅

子　陵高四尺碑長一尺左有八松右有七松甚可傷也然使者過玉田縣皆不敢望　陵而拜焉金君士彬以書狀官西入燕都人或言薊州盤山有頭陀大師之塔宜自薊州往觀之景源曰使者不入錦屏山望拜　先帝而欲觀盤山之塔是奪　先帝曾不若頭陀大師也夫薊州之於盤山近也玉田之於錦屏亦近也使者如可入盤山則錦屏豈不可入歟誠使金君自玉田入錦屏山望拜　先帝而歸焉燕都之人聞其義而不嗟歎者幾希矣其孰禁乎

送閔原州 百行 序

閔侯孝源由近臣出牧原州將行問曰余欲興學如之何景源曰州縣之學不可以不立明師也古者成均教弟子必擇先生而一黨一遂之士亦皆有有道有德之人以教之故傳曰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此之謂也夫學者離經然後能辨志辨志然後能敬業敬業然後能樂羣樂羣然後能博習博習然後能親師不親其師而論學知類彊立者未之有也自離經至于博習未嘗不立其師也而博習始親其師者由學者所習者博則益知其師之明而親之也夫閭之學族之學州之學皆所以立其教也然閭學則敬敏

者任恤者書之而已族學則孝弟者睦婣者書之而
已獨州學考其德行察其道藝故師道尤在州學也
文翁治蜀蜀子弟一百七人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各
一人祭酒者父師之任也從事者少師之任也文翁
雖賢苟不置祭酒從事則父師少師之任無以屬之
惡得而教蜀子弟哉今之州縣皆有學而其子弟不
帥教各立徒黨以相爭觴酒嬉游曾不知詩書禮樂
之爲可學也故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絕而蔑修游息
訊估之教亡此師道不立之害也今孝源出牧於原
將典學以養一州之子弟宜建言而請于　朝擇侍

從之有經術者爲教授置之州學如古之文學祭酒責之以父師之事又選一州之有行者爲鄉長居學之中如古之典學從事屬之以少師之事以立其教則文翁興學之功亦可以不煩夏楚而成矣

送申副使思建入燕序

虞舜所封十二山其東北曰醫無閭幽州之鎮也上有巖石之奇淵瀑之邃岡巒邐迤西亘於遼徼者二百三十有九里東北地廣多平原而醫無閭能拔立大漠之中雄秀高深宜其與會稽諸山爲四鎮列於望秩也然夏禹治水之時幽州地亦統於冀而書稱

冀之名山如壺口雷首厎柱王屋無不載焉獨醫無閭則外之不見於書惡在其爲四鎭也夫珣也玗也琪也此三者東北之美而皆自醫無閭出雖昆侖琅玕之樹不能過也則醫無閭之爲四鎭也誠宜矣而所謂東北之美有不爲珣不爲玗不爲琪者爲天下大人君子無疑也然中世幽州之地入於大漠醫無閭精英之氣韞於山而莫之見直爲珣爲玗爲琪而已矣孰謂虞舜封表之邪平山申公由次卿爲副使受 王命西之燕景源出郊與之别慨然而語曰中國虞舜之所莅也醫無閭如有明神則必能生大人

君子爲中國忠良之臣也崧高之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明嶽神降爲甫侯及申伯爲周室之輔也今申公過幽州地宜具幣告醫無閭請特生大人君子如周之甫侯申伯者使無辱虞舜之封也

送洪定州 梓 序

州里無酒不可爲鄉飲之禮然而鄉飲不可以無酒而廢也古之欲行王道於天下者自鄉飲始故獻酬本之人倫而爲之節羹定然後迎賓介迎賓介然後加俎加俎然後進和笙進和笙然後舉旅敬其長也

故經曰衆賓之長欲使鄉人知有長也左何瑟不面
鼓者大夫之禮也階間懸磬不懸鐘者士之禮也凡
大夫士不敢從諸侯之禮故其終也工歌二南而不
歌鹿鳴魚麗欲使鄉人知有君也始謀賓介就先生
先生鄉老也將徹俎必命弟子弟子賓之少者也主
人取俎授弟子弟子以降及禮之終徹朋友又告先
生欲使鄉人知有師也然則鄉飲將以教事長事君
事師之道而已矣非尚酒也禮尊兩壺于房戶間而
酒醴不見于經獨明水在尊之西故經曰玄酒在西
玄酒者明水也豈鄉飲不尚酒醴而尚明水歟夏后

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然周之禮或尚醴或尚明
水不獨尚酒而已也誠使周人於鄉飲不尚明水則
經何以唯書玄酒而不書淸酒醴酒也士冠禮尚醴
酒公食大夫禮尚飲酒飲者淸也鄉飲之禮尚明水
猶士冠禮之尚醴酒公食大夫之尚淸酒也故記曰
尊有玄酒貴其質此之謂也洪侯養之知定州將舉
鄉飲而 國家禁民用酒爲吏者不敢犯也然鄉飲
人倫之始也雖不用酒烏可以廢其禮乎今養之如
率定人飲于序則用明水也宜矣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鄉飲之禮無以

異於告朔之禮也告朔之禮尚可愛也鄉飮之禮豈不可愛邪乃推明先王之制以贈養之使之州速賓設俎酌明水而爲之飮

送金述夫 善行 觀察海西序

有至誠惻怛之心而民不感應者吾未信之夫幽民之於公劉也未始有父子之恩骨肉之情也而其男子取狐狸曰可以爲公子之裘也其女子供其黃朱曰可以爲公子之裳也及其滌場擧朋酒登公之堂而祝其壽豈無所感而然哉方公劉治豳之時爲豳民瞻其原隰視其陰陽不解劒佩上下山巘不知其

身之勞且苦也其至誠惻怛之心見於升降達於瞻視使人人無不感服此豳民忠愛其上而不能已者歟然公劉漑其水泉而養其苗定其軍賦而教其狩度其土宜而列其桑立其助法而納其稼非田畯爲之道揚則公劉至誠惻怛之心無以宣布而豳民無以感服也故上而測寒暑之氣下而驗蟲鳥之聲其田也有耒耜舉趾之事以道其耕其狩也有狐貉豵豜之取以道其武功其蠶也有萑葦遠揚白蘩柔桑之求以道其繅繭獻功之政其穫也有黍稷重穋麻麥禾稻倉廩之實場圃之積以道其祭祀賓客長幼

之禮凌陰以藏其氷熏窒以禦其寒皆田畯道揚之
力也金公述夫以近臣觀察海西有田畯道揚之責
然海西惰游之民不治耕蠶觀察使巡于田野能道
揚至誠惻怛之心者亦少矣烏得而使民感應也今
述夫爲觀察使春焉而見日之遲必道揚吾 君之
仁秋焉而見霜之肅必道揚吾 君之義使二十三
州人人皆舉酒爲吾 君壽豈不盛哉甫田之詩曰
饁彼南畒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明田畯親
於下也述夫如能親於下則二十三州之人皆親於
上與豳民未之有殊也

送趙景瑞琰入鼎足山序

明天子自　高皇帝至　熹宗凡十五世皆有史藏於名山而　毅宗獨無實錄何其悲也王鴻緒所譔本紀雖未得國史之詳然崇禎十有七年海內事無不網羅禮樂刑法無不整齊儒林文苑循吏無不序次君子小人進退之幾無不具著忠臣義士孝子烈婦逸民無不發揮日食星隕地震海溢水旱盜賊無不記載七卿宰輔功臣外戚宦官佞幸方伎無不裒集自　帝都灰燼以後起居注日曆盡亡而鴻緒收輯遺聞與草茅退士舊臣考正之三十年而書始成

然不著　毅宗實錄豈當時詔勅制命百不存一而
文獻不足考信者邪豈實錄譔次之事非人人之所
敢當者邪自古社稷雖已亡而國史終不可亡故金
匱石室之中無實錄者未之有也方　帝室南遷之
初爲　毅宗誠求文獻論著實錄大學士爲之總裁
而學士爲之纂修則　毅宗盛德之美不特止於本
紀所載而已也然百世有良史焉因本紀而廣之追
成實錄亦宜矣豈必使學士纂修大學士揔裁然後
可以揚　毅宗聖德之美也哉趙君景瑞以奉敎點
檢　國史於鼎足山夫　國史所載者　王朝之事

也然崇禎詔勅制命亦足考信也今景瑞入鼎足山輯崇禎詔勅制命譔　毅宗皇帝實錄傳于後世亦其職也古者列國之大夫未嘗述天子之史然學士不纂修之大學士不摠裁之是　天子無實錄也烏可以列國大夫不之述邪

送許生㷜歸宜寧序

宜寧許生造余門流涕而語曰㷜之王父處士琥以純孝聞四十年躬自耕田以養其母嘗釣於洛水之上縣人名其淵曰孝子淵觀察使以聞于　朝而卿士莫能稱揚則有司無以旌表也景源曰人子之所

以孝於父母者職而已矣盡其職者盡其性也故旣盥漱焉繼之以縰髦端纓玦捍綦偪無一儀不致其莊非以修容也旣灑埽焉繼之以几熲枕簟杖屨敦匜牟卮無一物不致其敬非以要譽也旣怡聲色焉繼之以應對周旋進退升降出入揖游無一事不致其愼非以求福也旣慈旨甘焉繼之以粉糗糝糔臐臅膮脈饘薌糟糵醯醷無一羞不致其誠非爲祿利也旣調酸鹹焉繼之以雉鴈鶉鷃麝麕腒鱐范蜩枌榆桂栭芝蔆無一膳不致其愛非爲旌表也處士君盡人子之職以盡其性不願稱揚而子孫求其旌表

烏在其能繼志也嗚呼孝子盡其性可以無憾焉耳矣雖旌表之不足爲孝子之榮也不旌表之亦不足爲孝子之耻也古之王者必旌表忠臣烈女孝子之里以風天下故書曰表厥宅里此之謂也然忠臣烈女孝子求旌表者未之有也其子孫爲其父祖求旌表者亦未之有也李自倫六世同居鄉老程公陳其行旌表其閭樹棹楔左右爲臺高丈餘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睦之人聞其風而易行焉余未聞鄉老程公阿自倫而陳其行也又未聞自倫之子光厚爲父揚其德求其旌表也今之所謂孝子者父母未食而不

視其衣服綻裂而不補綴其膳也魚不去乙禽不去
翠噎嚏咳跛倚於父母之所及旣歿門樹棹楔者不可
勝數處士君以禮事親而有司旌表其閭以比於今
之孝子豈非辱邪

贈李君望鎭國序

制十二幅而不中規矩繩衡烏可以爲深衣邪深衣
之圓中於規方中於矩直中於繩平中於衡然後所
謂十二幅中於度也十二幅不中於度則短者可以
見膚而長者可以被土未見其爲深衣也李生君望
好深衣始爲之袂而其廣不能回肘輒笑之曰非深

衣也又爲之衽而其縫不能當旁輒笑之曰非深衣也旣而以身爲衣度規矩繩衡無不中也夫盡天下之所以爲圓者規而已矣盡天下之所以爲方者矩而已矣盡天下之所以爲直者繩而已矣盡天下之所以爲平者衡而已矣然而所謂十二幅中於度者非求諸規矩繩衡也求諸身也今之君子學仁義不求諸身與深衣之高下長短不求諸身何以異哉

送安檢討杓入燕序

使者之職非容貌禮節辭命之爲難也入人之國而鈎知主國之政也誠難矣周官行人或殷覜焉或間

問焉或歸賑焉或致禬焉然自境至于近郊卿士大夫勞者訝者餼者之相接也必有以陰察其民之利害政之逆順與凡和好災札暴亂之事爲之書而反命焉故人君垂拱於明堂之上而周知天下之故者盖以此也春秋於列國之事所載者皆有所據而出自行人居多經稱楚師滅陳叔弓會楚子于陳四月陳災使叔弓不會楚子則焉知陳國之災也故傳曰楚已滅陳夷於屬縣必不遣使告諸侯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然則陳國之災見於經者叔弓告之也經稱叔鞅如京師王室亂劉

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使叔鞅不朝京師則焉知王
室之亂也故傳曰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而叔鞅
至自京師春秋承其言書于策然則王室之亂見於
經者叔鞅告之也盖春秋自隱以來其行人不特叔
弓叔鞅知名也臧孫辰叔孫豹仲孫貜季孫行父公
孫嬰齊叔仲彭生叔老之屬皆足以詢於四方而爲
之書也是故仲尼非身造王城列國而考其治也非
子游子夏之徒周流天下而訪其政也據行人反命
之書或載焉或不載焉而已矣然則行人不可以不
爲之書也明矣安君士定以使者西之燕都將行請

余序之古者行人屬象胥諭言語不屬象胥不諭言語不足以鈎知政治而爲之書也然天下萬物之情有象胥之所不能知言語之所不能通者行人惡得而爲書哉夫執玉卑與不卑此禮貌之末節而已爾然周内史使於晉也見惠公執玉甚卑歸告襄王曰晉侯執玉卑替其摯也後八年公隕於韓故行人適於鄰國其禮貌亦可察焉所謂書者固不待象胥言語而後成也今士定如能爲書不因象胥不憑言語而盡得天下之情反 命於朝使人 主知燕之政則可謂稱其職矣

江漢集卷之七

江漢集卷之八目錄

序

江漢集卷之八

序

易象正序

易象正凡十四卷　明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譔道周博學通星曆皇極諸書而於易研窮尤精能推廣八卦之義而成此書景源旣正其次序又別爲目錄一篇傳于學者方　毅宗更化之時刑政旣肅而小人周延儒溫體仁等相繼用事道周言　陛下卽阼元年當師之上六宜深察亂邦之漸屛遠小人多見其明於易也然易曰吉凶以情遷情也者一德之幾

也故一德順天之命而易道不遷爲吉者未之有也恃天之命而易道不遷爲凶者亦未之有也然則六十四卦不可謂有常體也三百有八十四爻不可謂有常辭也一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亦不可謂有常數也故聖人修其一德以竢天命未嘗主一卦一爻一策而斷天下之吉凶也然筮者徒信占辭而不知六位變化凶可爲吉吉可爲凶也當文王之拘羑里也密雲不雨値於小畜明入地中遇於明夷而一德順天之命其憂也遷而爲西郊既雨之兆其厲也遷而爲南狩大首之象豈所謂懼以終始其要無咎者

邪殷之末上無一德則卦象雖如高宗之旣濟帝乙之歸妹不可恃也而政事委於小人使天下無辜之民轉於溝壑而莫之恤非宅也恃天之命而已矣故書曰乃能責命于天此之謂也夫 毅宗所遭之時誠可以順天之命遷凶爲吉也不可以恃天之命也然道周不言一德乃反以陰陽術數卜 天子元年之事不亦謬乎 明諸家注易者多有楊士奇直指十卷歐陽貞問辨三十卷郝敬正解二十卷卓爾康全書五十卷而道周此書甚粹非諸家之所能及也然 毅宗得師上六當開國承家之繇而弟子不免

輿尸則道周元年之卜殆不驗矣

詩譜山川圖序

詩譜補亡十四篇宋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文忠公歐陽修撰初鄭玄所著詩譜多殘缺不可復完修乃本春秋史記爲此圖然後詩譜有首尾列國山川可得而詳也景源旣定其篇次又爲之叙凡國風山川封域可見者以譜考之自豐鎬岐山之陽至江漢汝旁諸國繫之以王者之風曰周南繫之以諸侯之風曰召南紂之城朝歌以北曰邶國朝歌以南桑中之地曰鄘國朝歌以東淇水之陰百泉之陽曰衛國於

大華外方之間爲周東都曰王國西都畿內今華州
咸林之地曰鄭國狧山之下汶水之上南至穆陵北
至無棣曰齊國雷首以北河水之上汾水之下曰魏
國恒山以西首山以南大原之野曰唐國終南之下
渭水之上薄烏鼠山曰秦國宛丘之側株林之野西
接外方曰陳國滎波之南外方之北居溱水洧水之
間曰檜國陶丘之北荷澤之野曰曹國今邠州岐山
之北原隰之野曰豳國自周以來十五國山川封域
見於譜者甚略焉此歐陽氏之所以爲圖也子夏問
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

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則傳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末也世之君子見此圖徒知封域之爲十五國而不知山川之外有可以求其本也十五國圖牒雖備惡足以興起人心哉故學者知求大本於山川之外然後可與言詩也已矣

治親圖序

大傳曰聖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人道何也夫君子不敬其宗不足以尊其尊也不合其族不足以親其親也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

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此之謂也經父斬衰祖父齊衰不杖期曾祖父高祖父齊衰三月此本宗五服之制也故曰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可謂至矣然君子之於親也五服雖窮而其愛猶無窮也故爲之大宗之法大宗者百世不遷別子之後也古者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祖考有禱焉爲壇祭之皇大也曾祖之謂也顯明也高祖之謂也祖本也初祖之謂也繼初祖者所謂大宗也五服旣窮而大宗有以收族何其厚也然大宗四世以下

其屬遠若無其名不可以統於初祖故爾雅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來者後也仍者重也雲者遠也自雲孫逹于初祖所謂尊尊也自初祖逹于雲孫所謂親親也盖聖人以權制名自玄孫又加四世所以補服術之窮而著其宗道之遠也其立意亦且微矣夫百世不遷之宗於雲孫其澤已斬然商頌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初祖契來孫曰冥其雲孫則報丁也而一氣上與契通惡在其爲八世也且商之統由報丁傳于沃丁者又八世由沃丁傳于祖乙者又八世豈契流

澤更百世而不斬者邪景源閒居考於禮作治親圖自父而上至初祖自子而下至雲孫列於圖中使天下之爲人子者事其初祖如其父焉問喪言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自古君子尊其尊而親其親人情之常也滅人情而不敦宗族者曾鳥獸之不若也

禹貢圖說序

禹貢圖說若干篇 明刑部尚書鄭曉譔始宋蔡氏敘集傳定爲六卷至 明世有張能恭訂傳一卷艾南英圖注一卷夏允彝合注五卷然曉圖說能論述

禹貢大指可傳於世景源旣校其舛誤遂叙于篇曰夫中國之於戎狄猶人之於禽獸也故聖人立人之道以抑禽獸立中國之道以别戎狄非獨春秋著王法也其於禹貢也亦然學者不可以不識也虞夏之際有皮服檿絲蠙珠織貝之夷崑崙析支渠搜之戎而禹貢先書冀州以尊京師然後戎狄各以其貢分見於諸州之下其殊之也亦甚矣然則禹貢其可謂明義之本歟自古天下之難化者莫如戎狄戎狄入則中國亂戎狄服則中國安此春秋之所以著王法也故書淮夷會于申者一晉侯會狄于欑函者一齊

人狄人盟于邢者一淮夷伐吳者一狄侵我西鄙者
一侵齊者六侵鄭侵宋侵衛者各一赤狄侵齊者二
白狄伐晉伐秦者各一別戎狄也然文九年楚子使
椒來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以聘見書予之也夫
戎狄入於中國則別之服於中國則予之聖人明義
而已矣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嗚呼春秋之爲春秋亦豈無所由來邪禹貢曰
成賦中邦中邦賦成則四海無不同也盖禹貢王乎
中國而於戎狄未嘗不致其謹也故所謂崑崙析支
渠搜稱國名而戎之島夷萊夷淮夷不稱國名而夷

之何其嚴也方禹之平水土也戎狄來貢近則有玄
縞之篚遠則有橘柚之包恐不得達于京師其聲教
施及流沙則三苗莫不歸化相與鼓舞而趨於事大
有功叙故曰三苗丕叙是戎狄不肅刑罰而畏不威
師旅而服也故禹貢先於春秋而著王法其謂之明
義之本也宜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董仲舒曰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之法與
禹貢無以異也虞書言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明
三苗恃險爲亂也是故洪水可抑也蛇龍可驅也惟
三苗不可化也而禹貢以叙見書則禹之德豈不盛

哉曉圖說知抑洪水驅蛇龍之爲難而不知能化三苗之爲尤難也然聖人不作久矣禹貢之義不明於天下禽獸充斥而莫之禦槩覽曉圖說亦可以考其世也

繁露目錄序

董仲舒所著繁露八十篇闕文二篇崇文總目與今同景源校讐仲舒書擇其醇者四十篇可傳於世不醇者四十二篇亦存之繫于篇下始淮南王安之入朝也太尉田蚡迎之霸上言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尚誰立者是時仲舒論災異即請誅太尉田蚡淮南

王安此所謂春秋之義也繁露明聖人之心曰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刑之不簡而淑天下者未之有也而武帝踐阼之初仲舒不能以教化諷勉天子反峻法論斬大臣而夷公族安在其明聖人之心也然春秋衛孫林父入于戚晉趙鞅入于晉陽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皆書叛以章其惡刺其國之不能討也淮南之叛由太尉教誘而成則春秋之所當討也有如仲舒知太尉與淮南王必叛天子而不告之其犯於春秋之義也大矣世以爲仲舒之言有以發帝之忍心夫君子殺一不辜誠忍心也討天下

亂臣賊子非忍心也孔子沐浴見哀公請討陳恒鄰
國之賊猶可以致其討也況大臣交私諸侯以搆亂
者乎然則仲舒之所以請討者誠可謂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若乃弟子呂步舒治淮南
獄擅殺者至數萬人非師之教云然也百世之下烏
可以弟子之過揜其師之大節乎自武帝建元以後
賢大夫顧亦多矣而仲舒危言直論正亂臣賊子之
罪幽囚而不避故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其是之
謂歟然武帝素賢仲舒愛其名高而釋之不寘之法
則武帝雖好刻深其猶有人君之度也仲舒書繁露

最博而篇名終不可考或曰周冕有繁露旒之下垂也故仲舒假旒之象以名其書或曰爾雅蔠繁露也仲舒思君猶蔠葵傾日之性故托之書以自見此二者皆有所據而爾雅繁露之義尤近之史稱仲舒事江都膠西二王數諫爭能以禮義匡正之其在朝廷事天子如事二王故其言曰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嗚呼仲舒之作此書本於思君而已矣

考定離騷經序

劉向所集離騷經凡十六卷後漢時班固賈逵作章句文多脫謬元初中校書郎王逸得向舊本而叙之

故離騷經十六卷復行于世然離騷有古六義而章句無所發明此逸之失也太史公言國風好色而不滛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盖離騷原於六義而諸儒由漢以來知離騷者誠寡矣景源始考定章句述其六義而疑者皆闕之也序曰自周衰百家並興唱邪說以詆聖人於楚則老莊其尤也老氏淡泊好無爲莊氏滑稽喜放言洸洋自恣此二家虛曠之言禍天下而莫之止惟屈原折中經術遵中正仁義之道以自修能知堯舜之爲耿介禹湯文武之爲純粹則其學躋於高明者亦可見也夫二帝三

王之道光耀天下而賢者知之或過不肖者不及知焉列國之士特起於百世之下不見聖人而能明微妙之德者惟原一人而已耳其爲辭最多譬諭而其要歸於祗敬故其言先王之德曰禹湯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擧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又以謂夏商先王皆嚴敬以求賢匹而咎繇伊尹之徒能輔翼調和陰陽夫敬者不顯於外而天下之所以平也原能言先王之德反復詠歎而不能已亦見其學術之正也自老莊二家之言行於中國學者靡然尚淸靜而棄仁義至于晉破壞禮樂非毁名教者益衆

矣原之爲經語聖人必本於敬不亦正乎然史紀稱原之志蟬蛻於濁穢皭然泥而不滓可以與日月爭光而獨其學術之正不少論著可勝歎哉或以爲離騷之文雜神怪如就重華求宓妃望舒先驅豐隆乘雲此三百篇之所未有者不當以古之六義求其指也是不然皇矣之詩曰帝謂文王此詩人設爲上帝詔命之辭也豈上帝與文王言哉大東之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此詩人設爲織女七襄之辭也豈織女爲之七襄而成文章哉離騷之有六義與詩之有六義未嘗異也景源旣重其學術而又懼後世之士

莫知離騷之有六義也故爲集諸家章句而發揮焉

秦書評林序

秦書三本紀二年表二十列傳合二十五篇本漢太史令司馬遷所叙史紀而史紀綱羅三代以下君臣行事之跡而論次之秦漢史無所辨別永平時始詔班固撮史紀所載漢事爲漢書文有損益而本紀列傳之名不改也景源以爲漢之事旣爲漢書則秦之事亦可以別爲秦書也乃撮秦本紀列傳爲此書而遷舊文不敢有所損益焉爾夫秦之所以有天下者非功烈高於諸侯也非武力智謀之士優於山東也

非土地之廣倉廩之富愈於燕趙韓魏齊楚也其漸已久其源已遠更百年而後興也自岐豐受命以來惟襄公穆公爲盛然穆公伐鄭之役所出師過周北門不卷甲不束兵無禮於天子則所謂修德行武者是假之也豈若襄公之躬行善哉小戎之詩美襄公也襄公出師伐西戎而婦人不以爲怨反爲夫歌其從征何也西戎無道殺秦仲又弑天子襄公承平王之命往征之以復其讐故俴駟脅驅鏤膺之儀旣有榮矣厹矛龍盾竹閉虎韔之美旣有威矣梁輈五楘文茵游環脅軜之繫陰靷之飾旣有光矣則不惟從

軍旅者莫不有君子之勇也其婦人望其干戈而歌之者無非忠臣之心也孟子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襄公之志爲人子而不忘其父之讐爲人臣而不忘其君之讐善之至也更數百年而秦國遂有天下其理然也穆公悔過作秦誓孔子録之然伐鄭非其道也不三歲而又伐晉不足爲諸侯盟主也遷所著始皇本紀叙先秦享國之君自襄公始是襄公復讐之義可以爲帝者之祖也亦明矣秦本紀言西戎之弑天子也襄公爲周戰甚力周東徙襄公以兵送平王王封襄公而賜之岐西之地方是時晉文

侯仇以平王之命爲方伯作策命之今周書文侯之命是也襄公旣封爲諸侯平王亦當有策命而不見於書非可惜哉然襄公救周之難又以兵送周天子非五霸之所敢比也賈誼書論秦始終而不章襄公之義故景源發揮如此以示後世云

竹林目錄序

董仲舒所叙竹林僅一篇雜置春秋繁露中崇文總目疑後人取而附著然仲舒旣引繁露名其篇則所謂竹林玉杯亦說物也余因分竹林一篇爲五篇錄之別卷而篇目序其大略仲舒云古之聖王繼亂世

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五六百歲
尚未敗甚篤論也然而曰漢繼大亂宜少損周之文
致用夏之忠是仲舒慕夏之忠而不知周公制禮之
中有夏之忠也經曰祝取銘置于重注曰祝習周禮
者也經曰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注曰夏祝
習夏禮者也凡喪紀習周禮者謂之周祝習夏禮者
謂之夏祝周公非徒用周禮教之以文也亦有時而
用夏禮教之以忠也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
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夫大武者周之樂也大夏者夏
之樂也冕而舞所以見其文也裼而舞所以見其忠

也然則周公制禮之中有夏之忠也亦明矣盖忠者文之本也尚其文而不尚其忠不足以立其本也故崇牙植五采羽而必有龍簨之木醴醆在戶粢醍在堂而必有明水之尊彝用黃目灌用大圭薦用雕篹而必有玉琖之爵孰謂周公不尚忠邪夫所謂人生而靜者道而已矣方其靜也有人心自然之忠動然後天下之情無不著故周公折中二王制爲節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於道而人心自然之忠在其中矣仲舒以王佐之才有志於更張而欲反夏人之忠何其偉歟然人心自然之忠未嘗以夏人而存也

亦未嘗以周人而亡也故黼黻九章之服土者爲方火者爲圜山者爲章水者爲龍無非文也而孔子曰繪事後素素也者忠之體也故君子欲反之忠宜求諸周公之禮也仲舒又云魯尚黑當正黑統非也孔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夫黑者服色也統者正朔也杞國之所不足徵者仲舒焉得而徵之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未嘗用黑也且正朔之改與不改服色之易與不易是末也夏人之忠豈正朔服色之謂哉

盛世新聲目錄序

盛世新聲若干篇　明萬曆中文淵閣大學士臣某等譔及崇禎末書皆亡不傳於世景源奉使入燕都求之未得也明年春還至薊州聞童子歌玉娥辭又能誦盛世新聲甚詳乃使人訪其童子得其書定著目錄而序之盖　太祖承元之敝峻刑法以繩天下置詔獄於錦衣衛及　成祖靖難以後又立東廠以刺事緹騎旁午而海內無不惴惴至　神宗專上柔道以仁厚率先天下宥忠臣方孝孺等連及之罪戒有司毋濫刑罰故緹騎終歲不出錦衣衛東廠獄中

常空虛而生青草五十年天下安樂夫民和然後樂
興 神宗之時淸刑罰而萬民和此樂府之所以作
也豈非盛哉景源嘗讀來斯行所述獄志未始不太
息流涕也嗚呼 二祖懲亂世多用重法然 神宗
布明德教弛法律養士君子廉耻之心自宰輔至于
七卿無一人被笞辱者大學士自申時行以下九人
都御史六部尚書自陸光祖以下四十有七人皆得
致仕而保全終始之節士君子不知 京師有詔獄
也故天啓崇禎之際言事者敢諫苦爭抵罪而不怨
及其亡也服忠正矜名義相與致命而無所悔皆萬

曆仁厚之報也大學士論次樂府被諸管絃而所謂
盛世新聲爲最美至今傳世所以章　神宗之德慈
愛惻怛不用刑罰饗四海升平之樂也世稱　神宗
選宮女三百餘人學宮戲於玉熙宮然景源過撫寧
縣見官戲皆有軌度陳閭巷田畝之事以爲戒工歌
樂府欲使人主順天時恤民隱而已也豈好逸豫而
張此戲哉景源得樂府諸篇而審其聲彷徨慷慨而
不自已故爲著萬曆遺德以致其思慕之情焉

少儀傳序

少儀傳凡二卷宋端明殿學士忠簡公胡銓譔忠簡

公作禮記傳十八卷而少儀傳多脫誤余旣校讎其文字遂爲之序夫弟者敬長之謂也而於父母未嘗不自弟而推也故不修敬長之禮而明人倫者未之有也敬長之禮必執帚加於箕上以擖自鄉撰杖屨而左右屛其進退可謂有讓矣拱手而立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其容止可謂有恪矣是故少者長其長盡弟之道而不敢怠也周官族師祭酺凡少者有弟之行者皆書之以待校比無弟之行者麗於鄉刑居造言亂民之上其法已立其俗已釐求一閭之不弟其長者不可得也詩之行葦燕父兄也其授几少

者相續而侍焉及其燕樂則脾臄之嘉肴醯醢之獻豆酒醴之大斗能致忠養而無所懈出入有導升降有輔故卒章曰黃耇台背以引以翼此所謂敬長之禮也至於後世士大夫不尊高年長幼無序而人倫不明於下故少者見父之執不下之與長者言不辭讓而旁狎之其敖之積則不叛父母者幾希矣原其所自皆出於不弟之心也然少者忽于人倫而不知敬長之禮根於性也豈不謬哉余嘗考定少儀傳別爲一書盖將明少長之節馴養子弟使無犯不弟之罪於鄉黨州里也原壤孔子之故人也幼而不弟其

母歿登木而歌孔子爲不聞也者而過之其後原壤見孔子廼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脛然原壤孩幼之時教以禮順則安知不弟之行不終改也苟改其行則居喪必不登木而歌也孔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弟則孝矣孝則弟矣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其大倫未之有殊也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余取此篇而表章之以戒少者無疾行比於不弟焉

弟子職解序

管子所叙弟子職凡九章儀禮經傳以此篇列於學

禮者取童子事師之法也景源爲解其章句而蔵於
家序曰禮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
無犯無隱是弟子事師之道無犯焉同於事親無隱
焉同於事君也故其師雖有過失其弟子犯則傷恩
隱則傷義也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
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
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然斯季孫之賜也
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
以變幸而至於朝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
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

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夫曾子百世之師也其沒也雖不易簀抑何損於曾子之德哉然童子惟恐非禮之簀終不能易也見其疾革而猶言之誠可謂無隱也已方曾子疾革之時童子不言則子春必不欲言曾元曾申又不敢言也曾子惡得而易其簀哉自仲尼教人以禮七十子皆遵遺法而曾子最爲篤實故門人無不知禮而至於執燭童子能言其正終之義噫亦盛矣由漢以來爲師者曲學自信而弟子又佞於師不肯盡言救其過如鄭玄弟子郗慮王基崔琰任嘏以經術聞然倣論語作鄭

志玄之所答五經義外誤居多而弟子不與之爭安在其事師無隱也弗擾召仲尼欲往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佛肸召仲尼欲往子路曰昔者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夫弗擾佛肸之召仲尼欲往者爲其行道也而弟子必以子路之事仲尼者爲之法然後可也

國榷序

國榷百卷　明處士談遷孺木譔崇禎初盜賊始起李自成掠地河北而泉末集已而御史毛芝田議裁

驛夫給事中劉懋繼之乃　詔省諸州馬戶凡游民
仰驛而食者皆從自成而爲盜賊勢稍盛遂亂天下
孺木所錄盜賊事能得其詳然芝之田嘗在　京師娶
美妾頗愛幸之其妻恚乃乘驛傳晝夜馳遽至　京
師芝之田驚卽屛其妾心恨之輒咎驛傳奏于　朝而
痛裁焉孺木此錄不直書爲芝之田諱也余入燕都得
此録而叙次之古之君子正天下自夫婦始故傳曰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此之謂也文王之時凡南國
爲人妻者能悔其妬忌之行使媵妾得其所處先嘯
而後歌江有汜之詩是也然君子不齊其家則婦人

烏得而不妬忌哉夫二南之所以爲治者由文王能修其身而已矣大夫家齊與不齊焉能使天下存亡邪然后妃能不妬忌而夫人又不妬忌大夫士庶人之妻皆不妬忌故婦人不失其道而風教正於天下二南之治有成焉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不正而正天下者未之有也芝田娶妾而其妻不勝妬忌乘驛傳而請　京師遂出其妾則芝田家道不正有乖於風教者亦大矣爲芝田者宜有以自反其身能盡其齊家之道使其妻服其德美而悔其妬忌之行迎其妾而與之偕處則安知其妾之嚚不爲歌也

然芝田不能齊家乃嫉其妻之懷妬忌也奏于朝痛裁驛傳嗚呼何其不思也自天啓末陝西巡撫御史喬應甲等黷貨日甚而又行均輸之法民益困無不流散雖芝田不裁驛傳天下亦亂然諸州旣裁驛傳自秦地至于燕中三千里饑民相率而爲之寇十餘年卒亡天下則芝田誠有罪矣傳曰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芝田一言亦可以喪邦也夫天下至廣大也而存亡繫於一言故傳曰一言僨事盖其機可謂微矣芝田發怒於婦人歸罪驛傳一言裁之絕天下饑民之命以滋盜賊是大夫不齊其家而天下受其

禍也豈不懼哉然都御史黃道周旣薦芝田而朝廷又以芝田爲良臣輒用其言而不疑則知人亦難矣乎

楚辭補注序

楚辭補注十七卷宋直敷文館知真州洪興祖譔自先漢至于宋末治楚辭者數十家而興祖所爲補注最有根據景源遂正其訛誤而集次焉司馬遷稱屈原正道直行竭智盡忠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是則善言楚辭也然而曰頃襄王怒而遷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

死甚矣遷之不知原也秦王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此原之所以沈江者歟故懷沙曰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重華懷王也言懷王不可復遌孰知余之從容就死乎其卒章曰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類者像也橘頌曰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原之志像乎伯夷而已矣夫君子可以爲像者亦多矣而必以伯夷爲像何也商室旣亡而餓於首陽之下懷王旣薨而沈於汨

羅之中其忠一也班固曰屈原忿懟不容沈江而死誠使原忿懟懷王則漢北初遷之時沈江可也又何待頃襄之世放之江南而後死也且上官大夫之讒于懷王也原雖見疏而懷王未入於秦則臣子可以死諫不可以遽沈於江也及懷王入秦不還始懷石赴於湘流彼其心死於懷王也明矣故大招曰魂兮歸來尚三王夫原之於君愛之也深故其君雖若懷王之昏庸者猶望其復歸故國行三王之道也可謂忠矣懷王入秦不得歸故招魂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原如忿懟則大招招魂之辭必不作也補注爲原

辨之者是也孟子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屈原固諫不見納悻悻然自投於江則是誠小丈夫也何以爲屈原補注言女嬃之志非責其不與世俗而苟合也夫女嬃忠臣之娣也豈責其不爲小人邪補注旣辨原之誣又能明女嬃之志故序之以傳于世

燕禮康爵詩序

臣永惟古之聖人作燕禮而列于經以明夫君臣之義故典降拜揖辭受坐立之節所以叙其敬也罍爵壺篚豐冪觚觶尊俎之器所以備其文也笙磬鐘鎛

簫管鞉鼓琴瑟柷圉之聲所以導其和也酏糝炮膾糗餌肝膋粉餈肩肺胾醢之羞所以盡其愛也其升獻之節則膳宰北面授肺然後拜爵其行酬之序則自公卿達于庶士而尊卑皆有等差記曰明君臣之義此之謂也方其燕也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魚麗者年豐而物多也南有嘉魚者樂與羣臣共之也南山有臺者卿大夫無不歡欣祝其君之壽考也是以聖人叙其敬不待更爵而後嚴也備其文不待告具而後整也導其和不待授瑟而後諧也盡其愛不待舉醻而後飫也故羣臣非特公卿士大夫受上

之賜也凡國中之艾耋嫠獨有寃者皆被其澤此記
之所謂國安而君寧也伏惟 元孝大王齊聖濬哲
上格皇天治教昭明四方無虞 卽阼之三十二年
丙戌秋八月二十七日壬子行燕禮于仁政殿 宣
孝大王以 王世子致詞上壽令 殿下侍燕獻爵
自執政國舅都尉以下又以次洗爵升獻凡七爵而
禮始成 賜耆老年七十者衣資食物有差舉仁民
恤囚之典又 賜庶老宴于景福宮前衢嗚呼盛矣
令 殿下嗣位四十有一年公卿諸臣請進宴 上
諭曰明年丙戌卽 先王進宴之歲也至其日尋當

遵　先王之禮而行焉及今年春太醫直宿殆半歲
中外焦心賴神祇　祖宗之靈得復常節覲　廟宫
朝　陵園步武如故自　朝廷至閭巷莫不蹈舞其
八月二十七日甲子行燕禮于崇政殿　王世孫致
詞上壽執政以下又以次洗爵升獻凡五爵而禮始
成盖所以繼　先王之志述　先王之事也於是羣
臣拜手稽首而言曰今兹上壽之歲與　先王進燕
之年無不同也月在于酉日在于子天氣澄朗禮樂
大備又無不同也兹豈非　國家無窮之休歟　上
諭曰予年十三侍燕獻爵踰六十年復行燕禮而予

年已七十三矣鐘鼓之樂適足以殷予之慕也乃
命有司　賜耆老年七十者衣資食物燕庚老于前
衢　教諸道清理寃獄嗚呼聖人行燕禮敘天下之
敬備天下之文導天下之和盡天下之愛自周以來
未有如　兩朝之盛也臣謹案詩之既醉答燕饗飲
食之厚也其五章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明君子世
篤於孝而其孝源源不竭則上天永錫以善矣故文
王既盡其孝而武王又盡其孝至成康又承文武而
盡其孝也今　殿下壽考永康孝思無極雖今年有
不安節而至秋輒獲寧瘳追　先王進燕之禮復舉

旅觶以紹 顯休是 宗廟陟降之賜也而臣等躬
逢令辰從卿士大夫之後與執媵爵聽左瑟升歌之
音不爲文辭則無以光揚 殿下不匱之孝而推大
錫類之美也俎旣徹 上作小識以紀之命臣景源
爲之序臣景源惶恐隕越而不敢辭謹述燕禮爲康
爵詩凡八章以詒來世其詩曰
奏我康爵 大孝孔章膳籩旣設有豆有房阼階翼
翼孤卿維旅或升或降百禮以叙念昔 先王燕玆
羣公方壼在楹下列臣工靡宰不飽靡士不醉番番
黃耇竝受其賜式至于今 王纘大猷夙夜祗懼以

受天休乃陳斯俎乃洗斯卮率我舊典陟降是思
八月維子吉日攸同歲行其復又燕于宮年旣豐矣
民旣敎矣匪直也燕　懿德實似賁鼓淵淵有樹其
羽籥舞交陳簫管亦具　王制樂章　先烈斯揚豈
無朱紘德音洋洋維騰有觚維薦有籩其殽維何曰
胏與肩　王受膳膞孝道克彰　惠此遺黎式宣重
光　王曰小子踐修秩禮昭承　休德上帝攸啓湛
樂如侍燕喜如　臨匪康匪豫寔　王孝心烝彼台
背　寧考所昫爰　命宰胥饗于路衢　烈祖保右
王綏萬壽下臣作頌以垂于乆

端午日侖山湯泉沐浴詩序

東萊府侖山之陽有湯泉夏不知熱冬冬不知寒凡士民有疢疾者皆沐浴焉今年三月余病篤以夏五月端午日至于湯泉凡三浴而後廼歸古之君子將沐浴必淅明粢以水湅之之梳之以象揮之櫛履之以蒯蒲之席晞之以絺綌之巾然後飮酒以爲禨禨者祥也其旣飮也絃琴瑟升歌鹿鳴豈非以沐者氣虛而致其養也歟今湯泉夏不知熱冬冬不知寒其水性與淅明粢無以異也所謂沐者雖不陳象揮之櫛以梳其髮蒯蒲之席以湅其足絺綌之巾以晞其身然旣

沐飲以醆酒羞則有籩豆之實樂則有絃歌之音亦足以養其氣也禮大夫將適公所居外寢齋戒沐浴故孟子曰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之謂也今余之所以沐浴者將以治病也非適公所也而燕居能潔其體如適公所則沐浴烏可已也然君子旣沐浴矣而不飮醆酒者未之有也於是乃作沐浴詩令府之士皆和之非特章湯泉之美而已也盖欲使一府之士知沐浴亦有禮焉

島潭唱和詩序

景源少時從海州吳瑗伯玉宜寧南有容德哉二人

者自丹陽郡入島潭宿于江上二人者工於文章喜山水夜半挐舟泝中流攀躋三峰者久之坐風露弄雲月至曙不還遂縱酒伯玉先醉仆舟中德哉益飲猶不醉已而出韻爲歌詩與相唱酬得古詩絕句律詩合二十篇言之精粗與辭之遲疾雖有所不相類者而皆出於性情之眞非雕飾也自古歌詩未嘗不盛且多也而能窮山水之樂以發其妙者幾希矣今二人者以文章知名四方於山水無所不愛而尤愛島潭三峰其所以發爲歌詩而形容山水之妙者亦至矣景源愚陋不足與二人者比然二人者於文章

樂與景源相先後豈其聲氣有所感歟旣七年伯玉以工曹參判兼大提學後十九年德哉以戶曹參判兼大提學又九年景源以吏曹參判兼大提學自島潭唱和以後三十年間二人者皆主文章而景源亦踵其後可謂榮矣然伯玉以病蚤歿德哉以老乞致仕遂去於位獨景源病而不死老而不去爲鄉里所憫惜也豈不愧哉今年春屛居莆江病日益篤老日益甚戚戚焉子立無樂乃出島潭唱和詩爲之敘以道其志

朴淵唱和詩序

恩津宋君士行嘗書朴淵唱和詩一通遺景源曰文欽登天磨山臨朴淵作古歌詩得九篇子亦偕游而和之又得九篇今文欽寢疾方山而此詩尚在於篋庶可以知吾二人之樂也子其序之明年士行卒于家景源不忍復讀此詩然士行旣屬景源爲之序可無言乎夫顏氏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而朋友知其德者幾希矣孔子嘗稱參也魯然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所謂知其德也洙泗之間獨曾子能知顏氏則朋友豈易得邪士行居

方山之中無一簞食無一瓢飲鄉黨宗族亦不能堪其憂也而樂之終身不改盖將學顏氏之道也然朋友知士行者亦鮮矣夫朋友者天下之大倫也七十子非不同道而顏氏不得曾子則魯國無朋友也景源至愚於曾子雖不敢望而士行內修之美非景源孰能知哉自士行與景源交於今二十六年矣景源有過未嘗不切切然言而温温然諍也人有求景源之過而暴揚者士行必怒曰吾友好善之人也不可以暴揚其過嗚呼景源之於士行未能盡朋友之道而士行之於景源爲能盡朋友之道也孔子謂友直

友諒友多聞今景源旣喪士行又安得直者諒者多聞者邪朴淵詩舊十八篇李君獻可繼而和之遂合爲二十七篇然士行有志於道其燕游往往爲詩而不暇工焉故景源於士行詩亦不論也

崔氏族譜序

古之所謂親親者必收九族九族者上自高祖下至玄孫而已矣然而今人言九族也母黨居九之三而妻黨居其二焉安在其收九族也禮有上治有旁治上治也者自三年殺之爲期自期殺之爲五月自五月殺之爲三月然適孫爲祖之後者爲三年曾孫爲

曾祖之後者亦爲三年玄孫爲高祖之後者亦爲三年世雖寖遠而皆有父子之倫也旁治也者於同祖也爲九月於同曾祖也爲五月於同高祖也爲三月然從父兄弟亦兄弟也從祖兄弟亦兄弟也族兄弟亦兄弟也是故同祖同曾祖同高祖猶同父焉屬雖寖疏而皆有兄弟之倫也蓋父子兄弟之倫達於天下不與月數而殺之此九族之所以收者歟周官六行先其睦而後其婣睦也者親於同姓也婣也者親於異姓也自古君子旣睦矣未嘗不婣也而所謂毋黨妻黨疑於同姓則父子兄弟之倫不明於天下幾

何其不亂九族也夫外舅緦而已矣外兄弟亦緦而
已矣故古之善爲譜者凡女婿及其外屬略而不詳
爲其異姓而外之也然則周官之後其𡚁者誠可以
正氏族之譜也文惠公永奎故新羅敬順王溥之孫
也王氏時以功封爲隋城伯賜姓崔氏其子孫歷十
四世而光顯其女婿與其外屬仕於　朝爲卿大夫
者亦多矣然其爲譜詳於同姓而略於異姓不亦懿
乎夫異姓莫親於婿而不以婿繼其祖者恐其亂父
子之倫也莫近於外兄外弟而不以外兄外弟合其
族者恐其亂兄弟之倫也故易曰類族辨物此之謂

也世之氏族於譜牒不別異姓雖彌甥之疏且遠者無不具載而崔氏能別異姓以爲譜其賢於世之氏族亦遠矣於是乎序

楊氏族譜序

楊氏之先出於橐橐封有郃爲姬姓及周之興唐叔虞以成王弟賜河汾百里之地國於晉史所謂文在其手者也春秋之際曰叔向爲晉太傅其食邑在楊氏縣故子孫世爲楊氏自叔向凡十二世生太尉震幼而受歐陽尚書始居弘農史所謂雀集其堂者也自太尉又四十世生善才元大德初爲侍中至玄孫

起從魯國公王而來事王氏封上黨伯謚忠憲上黨
於今爲清州故楊氏世家清州忠憲有孫曰伯淵勇
冠三軍以左僉都指揮使從　王先登戰雲峰號爲
良將此楊氏之所以爲譜也古者聖人正昭穆以章
其倫旅酬之禮丘封之制無非譜也盖宗子有事於
廟則同姓無不會焉祭已畢堂下設尊賔取觶酬長
兄弟於阼階長兄弟酬衆賔於西階昭未嘗不與昭
齒穆未嘗不與穆齒也其爲冢也畫其兆而定其厲
父居於上子居於下衆子衆孫各從其所出之祖而
祔之昭雖甚賢而不離羣昭之序穆雖甚貴而不離

羣穆之序也是故君子其生也廟有昭穆其死也冢有昭穆雖百世其倫不亂何必志姓之所出而爲之譜乎然上自三代以來諸侯之公子公孫以其邑各自爲宗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徧於天下而親屬不勝其繁則後世或居中國或居外國有其祖而亡其宗莫知姓之所出也故君子必爲之譜本天下氏族之始以志之周官所謂奠繫世此之謂也有譜然後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皆可以考其遠近而别其支適也不待兄弟之旅酬父祖之丘封而昭穆無不序也今楊氏自中國來能傳其姓之所出則

子孫不歸弘農而歐陽尚書之業亦足以繼而修也
豈不休哉夫氏族居於外國而知其姓之所出者信
寡矣獨楊氏不失其宗蘇叔向至于伯淵五十八世
子子相紹而譜不絶尤可異也昔季孫問於孔子曰
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孔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謂
同姓義不當絶也義不當絶則如之何其不序昭穆
也楊氏有能修其譜者以余之祖於楊氏爲外甥也
故屬余序之云爾

黄氏世譜重刋序

先公之德可以爲子孫則者有三焉翼成公當佛法

肆行之日獨能沮排異端扶植正道啓 國家文明之治一也胡安公與其弟烈成公友愛甚篤 世祖聞而嘉之謂永膺大君曰吾兄弟亦當如是二也芝川公文章本於六經李文成公珥以爲眞義理之文當與佔畢齋弁驅奇高峰大升亦曰吾輩中講學精密無如黃某三也盖先公之德或以事業或以行誼或以文章俱所謂不朽之業而可爲子孫則者也世稱翼成之後多聞人非獨三公爲賢吏曹叅判諱孝獻以文行爲己卯諸賢所推重弘文博士諱博見擠奸黨號爲乙巳名賢豈先公遺教猶存歟 宣廟時

武愍公諱進以忠清道節度使擊倭奴歿於晉州
英廟時忠烈公諱璿以慶尚道觀察使討逆亂卒於
大丘先公之餘烈盖未泯也嘉靖中黃氏之譜始行
於時其規模猶未備也　景廟三年從高祖諱爾章
觀察湖南與忠烈公修譜事刻而傳之譜成後六十
一年觀察公之曾孫璪復踵而修之父見前譜而子
未及載者繼書之子見前譜而其孫未及載者亦繼
書之凡宗人之寡婦孤子淪落千里之外不能自見
於譜者考其籍而得其詳然後乃遂繼書之其誠意
可謂篤矣刻凡幾月工始訖以景源與聞譜事請爲

序景源竊觀百家譜名公巨卿冠冕相屬而能以名
德相傳者誠寡矣惟黃氏世修先公之德而不敢懈
故特書其可爲子孫則者以垂後世

太華集序

贈弘文館副修撰南公吉哉文集四卷凡四百二篇
驪興閔遇洙士元延安李天輔宜叔海州吳瑗伯玉
所定也三人者知公最深故於其集各自爲序而公
弟德哉又以景源之與聞公事請叙之公少好文章
以乙科入春秋館修 國史坐事繫獄遂竄南方旣
釋還未幾疾卒士大夫至今惜之當 肅廟之末能

言之士蒙先生長者餘澤知學古文而卒不能明於儒術故其敝漸趨于浮薄公於時雖以能詩知名而好慕經術退然有儒者之守風流温厚非同時之士所能及也余觀自古仁人賢士生於衰世得行其道者十亡一二焉其不幸者不惟其道之不行而已其不罹於憂患而殀者亦少矣其始也或用於世然不旋踵而輒遭絀廢困厄而死其幸者直不及而早殀爾嗚呼公負出人之才抗高世之志與今之君子立於朝而禍止於一斥亦且幸矣公嘗與鄉黨子弟日執經羣居講說無倦色不知其身之飢且寒也盖

其所好在於儒術不以貧賤困窮易其守而世之人徒慕其名以謂吉哉工於詩是可歎也公之竄南方也顧謂德哉曰太上行吾道毋負吾 君其次遜吾志毋辱吾親我則皆不可矣夫道不可行則退焉而恒窮志不可遜則進焉而恒斥雖使公不死而處於今時退將不勝其窮而進將不勝其斥矣始景源見公於大學而未從之游公卒之四年初識德哉而吳與李又爲余道公之事故余於公其知之深與三人者無異焉公性喜酒而不常飲雖其飲時亦不至於醉也酒半坐客乞草書公輒發紙意甚樂益飲疾書

紙立盡及與之論君子進退出處未嘗不悲憤泣下其爲人慈靜謹介其事父母以孝聞其爲詩淸和可喜公諱有常宜寧人卒時年三十有三

晉菴集序

文簡李公所著文集凡八卷詩五百四篇文一百六十三篇其從父兄大學士昴輔從父弟刑曹判書益輔屬景源删定類次而刻之公以詞章擅一世學士大夫皆傳誦之而燕居不肯數數爲文字及位宰相又被疾病其述作不能多也然景源與公游者三十年覩公之志無一日不憂當世自始仕以至爲相不

殷殷而深慮者景源未之見也其免相退處江湖猶不忍遽忘于世或終夜恤然不寐往往以事之未然者預爲之憂憂之甚則形於文文雖不多亦可以見公之志也初景源從公浮江至龍山吳公伯玉南公德哉同在舟中遂握手登挹淸樓公慨然顧謂景源曰伯玉齒長於子宜先衰吾與德哉齒又長於伯玉愈宜先衰安能見　國家太平乎德哉噓唏伯玉泣下數行景源竊悲公之志眷眷於世而不能忘也然世人徒稱其文而不知其有憂世之志也公嘗慕范文正公之爲人胸中豁然無所蔽自未第時能自任

當世之事風裁凜然人聞其一言之獎無不懽忻若
有得其在　朝廷臨大事毅然自守人莫之奪也故
其爲文辨天下是非善惡必盡其所欲言者議論明
快無屈曲之氣其爲詩思之深者悲以鬱慮之遠者
爽以永聲律鏗鏘有俯仰感慨之音後之君子見其
議論考其聲律藹然有憂世之心其不掩卷而太息
者幾希矣公諱天輔字宜叔初拜國相其年五十有
五矣蓋是時　朝廷清明卿大夫從政委蛇贊　聖
上垂拱之治而公眉間常慼然有幽憂之色賓客問
之亦不言也夫　國家旣治平矣而君子猶且皇皇

爲 國家無窮之憂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是也至於衆人則不然見危然後乃始憂若公之志其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耶公旣老治亭江上以居之景源亦病歸江上去公之亭不十里一夕檣影過中流卽公舟也公呼景源升其舟因指龍山而歎曰吾四人浮此江者十二閏矣伯玉已卒吾與德哉年益老朝夕且死子他日必知吾憂矣明年公卒景源以罪斥海外頼 上慈仁得不死復至江上雖欲見中流檣影不可得也公平生所爲文章旣不多而又散亡其傳者纔若干卷然文章愈少愈精豈不貴哉自公

卒後旣一年文集始成風流邈然而江湖有餘憂矣悲夫

宋史筌序

元脫脫所錄宋史凡四百九十六卷藏於秘閣更數世不得論次至　明興　太祖皇帝詔翰林院學士宋濂修元史充總裁官元史旣成又　詔濂論次宋史坐孫愼安置茂州未就而卒景泰中周公叙嘗上疏乞修宋史又未就其後作者雖多矣而湯顯祖劉同升與王惟儉所編者號爲良史然崇禎盜亂之際或沉水中或逸兵間而其書不傳於世柯維騏所爲

新編得史氏筆削之法而 明亡書又不傳則天下遂無宋史善本矣今 聖上在東宮時讀宋史歎曰宋有天下風俗之美文獻之盛與 本朝不遠而近烏可無紀事全書也於是因舊史所錄手自刪正者有年矣及旣卽位 命往時賓僚諸臣校讎定著以景炎祥興諸帝列於本紀而皇后某氏以下亦別爲本紀自先賢道國元公周敦頤至徽國文公朱熹入於世家而新安伯康節邵雍以下名曰儒林置之於循吏之上所以正前史之失也乃釐爲七十八卷名之曰宋史筌筌也者所謂竹器也取其實而不取其

雜猶竹器之漉水取魚也臣景源猥玷賓客與論紀傳 命爲序自梁以來五易國更十二君而八姓其始終纔五十年而有宋饗國長久何哉曾鞏稱太祖受命明約束整齊天下患吏受賕不奉法故次從一無所貸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臣以爲自古聖人治國家刑未嘗不肅也法未嘗不明也然必有惻怛之心感動天下而後民無不忻戴也故宋之歷年最長者盖由於立政仁厚而已矣凡羣臣舊有勞能則待之各盡其禮貴之以位富之以祿材高矣雖遠不廢或有罪輒寬容之使自媿不求

其備有能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由是羣臣皆感激欲爲國家効死者固已久矣故景炎祥興之際大統再絶而復立趙氏之孤輔翼之不忍辭去雖周流大海之中至于崖山而從衛不離左右相率授命者追祖宗惻怛之恩而酬報焉何其忠也五代之時則不然上之人徒以刑戮威天下暴戾相高慘烈爲能賊殺者不可勝數故膏血潤於草莽骸骨暴於原隰上無其恩下無其義或十年或十餘年易其君如易縣吏豈若宋之仁厚立政臣戴其君猶父母天下有事能盡其節維持三百二十年之久也哉然宋衰紀綱

寖微徃徃有元惡大憝卿大夫皆曰可殺而不忍斷之以法慈惠之過也故國政委靡不振馴致大亂者亦有矣此後世之所可深戒也夫修史者將以鑑前世之始終也今 聖上篤於經術博於載籍旣定此書以致其懲勸之意苟有以因宋之事一以勉仁厚之治一以戒委靡之患則 國家無疆之休自此書始豈不盛哉

奎章閣志後序

奎章閣志凡二篇閣臣奉 教自元年至于今歲始告成 御製序文題其卷首又 命閣臣識其下臣

竊觀古之聖人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非特心學爲然也凡天下國家之事察之不精守之不一而能執其中者未之有也 奎章爲閣有蹟焉有事焉其爲志也苟非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烏能有成哉夫 光廟之所以立其制 肅廟之所以定其扁者 聖上默識而成之此精一之妙見於閣制也閣之上左有編鐘右有編磬侍講之臣分左右侍立殿中 鑾車降臨 顧問經義竟夕論說辨釋微言此精一之功著於閣講也選一國年少文臣皆讀聖經自大學周流乎論語孟子沉思文

義深研道德勸課有日講誦有期或習歌詩或對問策春而未純夏而能變秋而未達冬而能通此精一之化成於閣試也有如虞人徒知大舜道心之爲精一而不知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亦出於精一之妙豈可乎哉然則閣志雖二篇猶有以識 聖上昭明之德無所不被也豈不盛哉閣之初成實倣于龍圖天章諸閣盖龍圖宋之眞宗爲太宗藏御集而天章藏眞宗御集然宋世作人之盛不及於 奎章遠甚故臣謂龍圖天章諸閣不足以比於 奎章閣也臣嘗讀旱麓之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何不

作人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莫知其所以然也文王作人不用力而天下無不歸化奎章之所以作人亦何異於旱麓哉臣猥從閣臣之後獲追耿光與覩作人之盛未嘗不三復詠歎不自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嗚呼休哉

江漢集卷之八